近峯記略

燕山叢錄

退賓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峯記略

皇甫祿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紀錄彙編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百陵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近峯記略

明　吳郡皇甫　錄（世庸）

北極正乎上南極正乎下故日月經星之運日日而然時時而然千萬歲而然天之有靜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地之有動也天主乎動所以有靜地之有靜也地主乎靜所以有動者天挾之也天而無動則無晝夜地而無靜則無寒暑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歷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率多不免于禍初高皇帝本其意以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創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偏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于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日殿基生荊棘二尺許

文皇將靖難以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出西瓜食因責以離間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昺殺之乃舉兵宸濠將謀不軌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西瓜與羣臣共食執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殺之乃舉兵事

同而異殊。不度德量力也。濠舟夜泊問所在。衆曰。黃石磯。濠倉皇曰。王失機。將何歸。乃旋師就執焉。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運除舊。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車駕北狩。

劉太卿棨言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爲今天子臣。無殺君之禮。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必有所授之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揭榜進士之例。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爲文五十篇于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爲文于內閣。謂之投獻。殆亦宋制科之意。後諱其名。廢不用。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憲宗賓天。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爲成法云。

弘治乙丑春。朝鐘新成而紐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裂。五月上崩。崩之日。大風拆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上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巨閹。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閹懼罪。曲爲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冰方合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卽至耳焉能侯之命迎春于揚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澌臣民駭覩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鎭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

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于用法遂弛矣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國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後又以歲歉不給乃爲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卽支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旣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爲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爲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困辱則處宗藩之法于斯闕矣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鏞與大理寺少卿王輔有隙言輔係儀賓弟不當居輦下出爲參政遂條爲例至今遵之不知我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爲輔佐曷有是邪

年號犯前代者涼張重華五代蠻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卽位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譏內閣也

弘治閒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衞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

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于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閹也。

我朝宦官。如覃吉在東宮。口受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國之弊。時上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爲。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憲宗有易儲之意。露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甯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殺諫官者。上怒。以御視擲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上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詔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上不得已。解俊獄。章瑾以寶石媚上。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憲廟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署臣安進。蓋閣老萬公也。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二人雖賢臣不過。可閣寺概論乎。

蒹山筆麈

商輅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蔗山筆塵

蕉山筆麈

明　淳安商　輅宏載著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霸、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周鄭交質、是桓文前已有質、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康希仙、相傳唐永徽三年、爲睦州刺史、自州昇仙、嘗見顏魯公撰海濮韓房睦台六州刺史康希銑神道碑、載希銑自房州刺史轉睦州、遷台州、開元初入計、請致仕、三年、歸其鄉會稽郡、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以疾卒、春秋七十、蓋希仙卽希銑也、昇仙云者、好事者妄誕傳之爾、

趙德父金石錄、有唐睦州龍興寺碑、康希銑撰、徐嶠之書、開元三年二月□日立、郡人朱霏藏其墨本、蓋希銑刺史時所作、而劉幽求爲刺史時所立也、有云、叨居紫綬之榮、濫荷朱輪之寄、自表其爲刺史時也、文詞謹嚴、屬對親切、而嶠之書尤工、惜經火焚蕩、碑亦不存、

高駢有題青溪方仙翁廟詩、云、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蓋駢以唐室多故、擅兵江淮、乃篤意求神仙事、任呂用之等、造迎仙樓、爲寓鶴乘之作仙去狀、每訪求神仙遺蹟、覬有所遇、故爲此詩、後爲畢師鐸輩拘囚而殺之、名列叛黨傳、其求仙之效乃如此、

圖經、載嚴陵山水、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乃子陵隱居之所、後以名山、然嚴陵山水稱號、率有經據、如杜

若汀洲。見於杜紫微詩。云杜若芳洲翠。嚴光釣瀨喧。如丁谿越嶂。亦見于杜紫微詩。云翠巖千尺倚溪斜。曾見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江梅遲見二年花。蔡天啓上牋四六云。溪壑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山城闃寂。一葉墮而亦聞。莫不有據。又如吳根越角。亦見杜紫微詩。昔事文皇篇中云。溪山侵越角。風壤盡吳根。獨未知錦峯繡嶺。圖經何所據也。

楊綰一相。而郭中令頓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人謂儉德所風。一何化肖之速。余以爲古人相成類有深意。卽如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侈窮人欲。而人不非。其何有於一綰。綰相之日。顧必首爲節約。此非徒倡百僚。正以成公權也。君子成人之美。意深遠矣。

商君書。第七篇以開塞爲名。意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看來鞅無他術。惟有告姦一節。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歟。

嬉戲宮闈。微過也。日磾果於殺子。賂醫酖后。大逆也。子孟昏於庇妻。卒之忍於子者。榮施七葉。不忍於妻者。禍至族滅。乃知日磾識遠慮長。勝子孟多多許。

穀價雖和。比室飢嘆。纖纊雖賤。駢門裸質。故酈風七月。所急農桑。執未暫忘。懸磬比室。秉機或惰。無褐終年。故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至穀價貴賤。古今有極懸者。如唐元宗時。數錢斗米。而晉襄國大饑。每穀二升直銀一斤。侯景之變。升米直八萬錢。可以平準古今之民生矣。

唐樊系爲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國朝方正學不肯草靖難詔。而樓璉草之。璉歸自經死。正學義至高矣。乃二人亦非昧心者。惜貪生念重。死節心輕。遂不得爲志士仁人耳。然不能靦顏視息。亦見綱常名義。默有相維者。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替。以離合爲驗。後世鄙薄。自相吳越。而門閫之衰。外侮之遭。恆必由之。譬有蛇於此。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此生蛇也。擊尾而首不應。擊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樵蘇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旁人酸楚而略不動心者。此夫自斷而未訣者耳。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考其爲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時爲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弃。孔戣見其副章。譴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劾涉外補。卽此一事。綠林豪客。亦且掩口胡盧之矣。

五代唐莊宗時。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柱。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禳之。宰相因請出庫物給軍士。不許。及趙在禮作亂。始出以賚軍。軍中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嗚呼。均一散財也。散之於盛。易於見德。瀕危而後出之。豈有及乎。

說者謂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爲黃老則近道。爲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爲。而申韓且必求勝。此子房孔明所以異也。余謂一當赤帝之興。一噓炎祚之燼。孔明事勢較子房爲難。一辭漢全軀。一捐軀殉漢。孔明心事較子房爲實。其爲人傑。吾不能伯仲之矣。或又謂我朝文成劉公開粵之功。不減子

房道術相類。特末節不及耳。余謂漢高之豁達。可以情求。皇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文成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語曰、以明示下者暗。宋祖豁達洞徹。可謂英主。徒以石漢卿言外事。信之不疑。以張瓊之親任。一旦中於讒人之口。撾碎瓊首。又漢卿親爲之。泰山在前而不見。僉壬怙威而不覺。起於一念好察之心。爲小人所窺。流至此極也。比知瓊冤。漢卿者誅之可也。而以薄責償之。悔過之心。終不勝其好察之心。故耳。是故人主戒於大察。

司空圖自號耐辱居士。嘗預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生死一致。吾甯暫遊此中哉。及全忠之簒。召爲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弑。不食死。史稱圖能知命。志凜秋霜。誠不虛耳。五代舊書至詆爲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稗史之謬乃爾。故是非衷於正史。尚得十之八九。馮于稗史。希不失實矣。

七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顧有仁義存耳。老子卻以爲粗。只說個虛。卻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述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

昔稱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孤注。人嘗疑之。不知宋到眞宗時恰四十年。正當前五代革朝之際。此等大舉

師若委之一將安保無事。自非親征不可也。且太平興國之五年。太宗以契丹入寇。亦嘗下詔親征。行至大名而戎主遁去。故太宗詩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則知古大臣行事。固非草草。胸中先有成算。而更效法前王。使人主斷然行之而不疑也。彼以孤注傾萊公者。豈定論哉。

貞觀初。有語太宗佯怒以試佞人者。帝善其策而不用。曰。吾以誠待天下也。試字恐帝亦未必然。若人主果誠。眞心要百姓富足。要百姓賢孝。無一些差歧念頭。求多於百姓。天下士大夫之精神。自然收束到這上面來。雖欲爲佞。亦不可得。譬如作家子。必不惑於游冶。只爲念頭誠切耳。若念頭不眞。只要別人替我作得好看。致佞之道也。佞者必巧。又安可以佯怒得耶。

稽侍中瀆陰之死。議者謂忠矣。未孝也。侍中亦何喙以謝天下萬世。然實山濤悞之也。侍中初不仕晉。豈不雅類王裒。濤乃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夫天地四時有消息。忠臣孝子負不共戴天之讎。亦有消息乎。紹于時宜不聽濤。既已聽濤而委質於人。則蕩陰安得不死。紹仕傷義。非死傷勇也。叔夜絕交之書。見濤早矣。

杜祁公之帥幷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包樞密知開封府。上任日。衆吏前請諱。公亦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贓法者耳。二公語同。正由品同。

周茂叔年少時。不爲郡守所知。在合州。趙清獻深爲之疑。且臨之甚威。程伯淳不見知於陳忠肅公。羅仲素居家守道。雖里人鮮克知之。此正可想見三君子闇然爲己。略無一毫表暴處。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使、即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東漢宦者、如鄭衆一心王室、呂強清忠奉公、唐末如張承業盡心不懈、張居翰易詔書一字而免千餘人死、貂璫中有此、可不謂賢乎哉、然中官用權、實自衆始、承業以莊公之篡爲悞、老奴而唐事已不可爲矣、食肉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爲天下者不用閹豎、未爲不知人。

嚴陵自六朝以來、皆爲封建之地、宋孝武帝封其子爲新安郡王、而文帝孫延年遂紹其後、蕭齊海甯恭王、亦封新安、梁文帝子禹、陳文帝子伯固、亦皆建國于茲、唐太宗封其孫徽、而宋太宗以皇弟領防禦使、陞建德軍節度使、宣和三年、高宗以皇子領遂安慶源軍節度使、理宗以外戚楊谷封新安郡王、寶祐五年、詔以皇子忠王、特授鎮南遂安軍節度使、景定元年六月、御筆立爲皇太子、而此邦節鎮、愈爲增重、蓋南朝都于金陵、南宋駐蹕臨安、皆畿輔重地也。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熿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元至元嚴州志、朱池、因朱買臣鑿池滌硯得名、世稱唐李頻文、其碑謂吳王濞舉兵西鄉、帝出師征討、民不遑居、買臣逃難至此、按漢書景帝二年、吳王濞舉兵敗走丹徒、保東越、後十二年而武帝立之、十五年而公孫宏爲御史大夫、時買臣因邑子嚴助、石晃、拜中大夫、論築朔方事、詘宏、且以是年五十歲、其負束薪歌謠道上時爲四十歲、在吳王舉兵後、則因逃難而居此爲可信、今幽徑山有漢會稽太守朱

賈臣墓。距朱池五里。蓋賈臣爲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擊東越有功。入爲主爵都尉。列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賈臣。而葬在此地者。當是其子山相護其喪來葬此山也。蓋富春在漢初隸會稽。後乃分隸吳郡。而此則富春之地。又桐廬縣東南十五里有朱家橋。橋畔有朱一郎廟。亦其遺蹟。

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擡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蕭然也。但惜江南梅花攜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下四湖。舊相傳漢光武微時。避王莽之亂。訪嚴光、高獲、于此。時光武號白水眞人。後人因以名湖。湖上有張一郎西邨廟。邑人姚建和詩云、底事名爲白水湖。世傳文叔困窮途。冕旒未入黃金殿。圖讖先占赤伏符。高獲數能推六甲。嚴光終欲老三吳。飛龍已向河陽去。千載令人仰聖謨。其傍有白水邨。隔江又有龍伏邨。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曰。其爲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爲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杜牧之自睦州刺史入爲司勳郎史館修撰。以書謝宰相云、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氛昏。漸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惟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援自汙泥。升于霄漢。卻收斥錮。令廁班行。仍受名曹。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警。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游魂。言於重恩。

無以過此。又除官歸京詩。有云豈意簾飛鳥。還爲錦帳郎。嚴固上游名郡。山水之鄉。素非惡地。而牧之又以疏直。乃怏怏不平如此。豈不過甚矣哉。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攻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纂本成矣。

傳燈錄載陳尊宿法嗣二人。其一睦州刺史陳操。其一嚴陵釣臺和尚。註云。無機緣語句不錄。而錄操語。有與僧論彈自撾云。操罪過。及齋僧。操自行食。按刁衍記。載睦州刺史名姓甚備。又元和姓纂。皆無陳操。以時考之。當是陳晟。或後改名操爾。傳燈錄所載。蓋不足信也。

皇甫湜爲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陸渾二篇。可以想其奇怪。其詩若出世行悲汝南子桑等作。多不可讀。故退之嘗有詩云。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遂上焚。要余和贈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好譏罵也。又白樂天哭皇甫冉郎中詩云。志業過元宴。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空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今涉江文亦不傳矣。

嚴陵雜志云。施肩吾以長慶中隱洪州西山。學神仙。嘗遺徐凝書。題其後云。西山學仙者施肩吾頓首。徐五處士詩仙執事。其意欲凝以學仙也。後不著其所終。今詩集標曰施仙翁。其及第告。標曰施眞人。蓋後世以仙名歸之。謂爲美稱也。

施肩吾、徐凝、皆分水人。復同時。皇祐中。孫陳倩爲肩吾集後序。謂肩吾出於延招。徐凝居於柏山。二郤以施徐爲名。而宗裔甚繁。今觀施氏所藏肩吾及第告則云。桐峴鄉寶成里。縣境不復有此鄉。當是後世

改爲延招耳.

范文正公年譜云.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詩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尙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寄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交迭唱和.爲郡之樂.有如此者.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又何報焉.在郡有瀟灑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遊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睽太傅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士方干像.張堂之東壁.夏六月徙蘇州.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卻修人事.斯亦勞矣.

薊州鐵冶.皆鬼薪城旦耳.顧十九斃命.此必司法者委宛其閒.庶得議獄之意.

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載陸羽與李秀卿論水.第爲二十等.而以揚子江中南泠水爲第一.嚴陵灘水爲第十九.又載劉伯芻言曰.凡較水與茶宜者有七等.而以揚子江中南泠水爲第一.嚴陵灘水爲十.又新自謂嘗挹而比之.誠如其說.又客有熟于兩浙者.言刺永嘉過桐廬至嚴子灘.其溪至清.水色深翠.家人常用陳黑壞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于揚子南泠遠矣.又新記云爾.今城北玉泉出烏龍山麓.其水甘香.尤宜茶.殆所謂乳泉石池漫流者也.惜乎前此未有稱之者.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温詠梁山泊分臟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刦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意也。

宋與北人誓兩界非時不得葺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鑪置城北土神祠。一旦使人竊去。遂大喧索。蹤跡去來。僻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今雄州北城是也。諺云。行陣之閒不厭詐僞。弦高誕而存鄭。子囊北而全楚。元則誑而固圉。機心機事。時有用之而濟者。蓋亦君子所不諱。

趙元得盜於僞人中。或問其故。曰偶得於眉睫間耳。此幾於古之色聽者。較諸箠楚孰優。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聲臆。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密如此。即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後世不務出此。以鉤距伺察。得人之情。以羅織鉆箚求人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疏。以此求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余嘗謂眞宗、宋室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於訾議。愚意宋承五代之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即易。宋到眞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傑未必不輿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志。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册者。余窺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王彥章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壯哉言也其志士之思乎彥章一日在梁一日不亡兵敗被俘延頸就死不可不爲濁世一強男子歐陽子深取之謂五代一人特爲立傳又贊其畫像嘖嘖不置口嗟乎蚩廉惡來紂之忠臣殷之賊也典韋龐德操之忠臣漢之賊也朱溫淫毒慘穢爲亂臣賊子冠章以鷹犬之才利其腥膻之養力屈而死特唐代戮人耳譬之虎豹豺狼恣其吞噬一遭羅虞猙獰咆哮猶有猛氣何足憐也永叔獨於斯人取之何也溫公常帝梁矣帝梁則彥章之死當與顏眞卿比光何怪乎永叔之愛之也永叔之愛慢之者溫公也

大歷間秋潦害稼十八京兆尹黎幹上其狀韓滉意主掊克因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更御遣史朱敖覆按之實害田三萬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恤隱意耶藻與計皆被貶斥夫代宗非有唐令主也然猶心切民隱又況咨牧安民世乎宋臣有言朝廷有恤民之意而州縣無恤民之實是縱有德意究竟成虛民之生亦可恫矣

宋蔡凝以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古人厚道乃爾今人視官廨直傳舍去如脫躧誰爲修之者

蕭穎士郊遊侮一紫衣老父不知爲王尚書也旦日造謝尚書責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楊州功曹蓋器小易盈其於大達難矣尚書之言可爲輕薄少年之炯鑑

蔡州之下也李愬力也而裴晉公實成之智高之克也狄青力也而龐潁公實成之不然襲蔡之期告如晉公一沮格何韓絳之入諫如文臣一節制何自古大將立功于外未有不本持廟議者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之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之者成之也養之弊常在大臣激之弊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爲國則分內事不可摸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西門豹之投巫嫗狄惟謙之沈天師宋均之取公嫗於巫家狄仁傑李德裕之毀淫祠千餘所並有許大識力見或不眞中情稍怯此定不能

姑姪子母孰親人知狄梁公一言感悟女主不知李昭德嘗兩及之方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自古帝王父子間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杖殺慶之因奏曰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乎則天悟乃止昭德兩言蓋亦與狄公相附和者昭德以凶終見掩惜哉

古人以赦爲奔馬之委轡又曰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故吳漢願光武無赦是固然矣抑書有之眚災肆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赦令不失爲好生盛世時一行之未爲不可也當時露臺密議遽騰里巷而候脈復生適宣讀詔赦之會人主一念欽恤至立格蒼昊彼謂無赦爲刺沮之痤石者毋乃刑名家

深刻之緒論乎。

灌園處士計敏夫曰。樂天薦徐凝。屈張祜。論者至今鬱鬱。或歸白之忌才。予讀皮日休論祜元和中作宮體詩詞。比興豔發。皆當時輕薄之流態。其才合操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講諷怨譎。詩與六義相左右。此爲才之最也。祜初得名。乃作樂府豔發之詞。不羈之狀。往往見之。凝之操履不見于史。然方于舉詩于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反其詞蓋邨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椎魯。蓋可知矣。樂天以實行求士。菩凝而抑祜。理固然也。

伍肖奔吳而漁父辭劍。文天祥趨儀眞而舟子辭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李文、桐廬人。善詩。與楊鐵崖宋潛溪相往返。好讀書。巖巖子山深器之。嘗作林泉讀書圖云。深林颯颯無人到。卻是秋風落葉聲。拋卷出門聊倚杖。且看山下白雲生。劉伯温和云。茅屋秋風黃葉裏。隔溪聽得讀書聲。松蘿蔭密無行處。更有晴雲滿路生。元季多故。江浙行省以便宜行事。令爲桐廬主簿。辭不就。遂與許栗夫等遊金華山中。飄然有物外之想。竟以詩文終。所著有近山集。

寶退錄

趙善政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賓退錄目錄

卷一
二十九事
卷二
二十八事
卷三
二十八事
卷四
三十事

賓退錄卷一

明　肖軒趙善政著

由京師而福建。由福建而粵東。簿書之餘。未嘗敢不接賓客。寒溫而畢。卽詢及於閭閻風俗。民生疾苦。此其職矣。而亦未始不縱談舊聞。旁及奇事。誠見聞之一助也。俟賓退而錄之。久而成帙。略加詮次。分爲四卷。

太祖初建太學。自往觀之。見其制度宏敞。甚喜。至中堂、發一言曰。天下有福男兒。應得到此。故凡居此堂肄業者。率得登高第。取顯爵。又巡行廊廡。見蛛網在焉。怒而叱之曰。吾方搆此。汝卽來占之耶。言訖。蛛遁。自是以來。講堂絕無蛛網。如掃除焉。

太祖微時。至一村。人煙寥落。而行糧已絕。正徘徊間。見缺垣有一柿樹。紅熟異常。因取食之。後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此村。而柿樹猶在。遂下馬。解赤袍以被之。曰、封爾爲淩霄侯。

太祖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伯温時同在一舟。忽大呼曰。難星過速更舟。如其言而更之。未半刻。前舟已爲砲所擊矣。或曰。此周顚仙事。傳者誤爲伯温耳。

太祖初渡江。嘗題一詩於太平不惹菴中。寺僧洗而去之。後有天下。欲罪其僧。僧獻詩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只恐鬼神愁。常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因釋而勿罪也。

太祖將征張士誠。李善長持不可。大將軍徐達曰、張氏侈而刻。其大將皆自私。莫肯爲用。其用事者王、蔡、葉三白而書生耳。兵雖多。糧雖足。易破也。因命達總師二十萬取之。果如其言。生縛士誠。初士誠用王敬大、蔡彥文、葉德新爲參軍。吳人爲十七字詩以誚之。詩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盡。太祖將討士誠。禱於龍江。進大將軍而命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生之。吾聞其母葬閶門之外。愼勿使軍士芻牧其墟也。可謂大哉王言。

太祖微行。至一廢寺。寺無一僧。而壁間畫一布袋和尙。旁題一偈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怒而索之。竟不得其人。

高皇后見秀才巾服同於肖史。乃自製儒巾藍衫。儒巾久不得善式。恚而擲之地。見其摺痕。遂喜曰。得之矣。因頒爲式。

葉琛奏定處州稅糧。時處州七縣、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太祖獨令青田僅以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頌之爲美談也。

太祖始造寶鈔不成。夜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既寤。以語高后。高后曰。士子苦心文章。則文章卽其心肝也。因命取太學課簿。搗而入之。果成。

郭德成者。郭皇妃之弟也。嘗入禁內。太祖與之飲酒。既而以黃金二錠賜之。曰、勿以告人。德成受而置之袖中。比出宮門。佯醉而仆。遂傾其袖之金於地。闇人以告。上笑曰、吾賜也。其家人皆尤之。德成但笑而不

答。

太祖愛僧宗泐。令其蓄髮。又欲官之。泐固辭。乃止。嘗命往西域求釋典。如唐僧故事。泐不敢辭。遂行。道逢一僧。顧瞻異常。而行甚迅疾。泐疑異人。拜而問之曰。西域里幾何。僧搖手曰。莫說莫說。汝無到日也。泐曰。天子命往求經。豈敢憚勞。僧取一書授之。曰。慎勿私發。當令汝勿行耳。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帝發視之。乃即位時作水陸醮齋御製手書表文也。時已焚化。而紙墨如故。乃止勿遣。

高皇后薨。其日將葬。天大雷電。以風太祖不樂。召宗泐至。謂之曰。后葬有日。而雨適至。汝其宣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帝大悅。遂啓輒。賜泐黃金百兩。宗泐曾住持吾涇寶勝禪寺者也。

胡惟庸家中有一樹。名五穀樹。夏月其實若稻麥者。則其年大有。若爲魚形。則其年大水。

胡惟庸宅有一井。而隔牆別鑿一孔。與井相通。日輸甘酒轉注之。訛言醴泉出。以惑上聽。既而邀駕親幸觀之。而伏甲以謀不軌。內使雲奇偵知之。當蹕道勒馬言狀。氣憊舌缺。情不能達。上怒。命左右撾之。臂將折而猶奮。指惟庸第嘖嘖作聲。上悟。迺發禁兵捕胡惟庸。而後召奇。已氣絕矣。

韓林兒母楊氏。老而頗淫。善自塗澤。人問其年。輒答曰四十。好爲倚風獨立作嬌羞不語之狀。與杜遵道通。自稱少娘。稱杜爲少郎。林兒不知羞也。好事者題一聯於杜之門云。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史稱武罽善修飾。見者不知其老。殆非虛語。

徐州永固河。河上有亭曰流連亭。天下初定。有一僧徘徊亭上。悲嘯移時。取筆題一詩云。憶昔曾爲海上豪。膻脂馬上雁翎刀。此地劈開陳總管。彼盱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識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成事。戰袍着盡又方袍。投筆將起。忽一叟從舟中出。大聲曰。汝蕭縣芝麻李耶。何敢在此賣弄。其僧愕然欲趨叟笑曰。徐之吾即湘鄉賊鄧文元也。今詭姓名。作渡於此。於是就村沽酒。對酌舟中。夜半歌哭聞於鄰舟。天明跡之。不知所往。黃巢不死。信有之矣。

自昔封鄂而謚忠武。唐有尉遲敬德。宋有岳鵬舉。國朝有常開平。

保寧有韓貞女者。元末、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虜見掠。僞爲男子衣服。混處民間。既而被驅入伍。七年行間。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玉珍破雲南。還遇其叔贖歸成都。始改女裝而行。一軍皆驚。後適尹氏。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元末、以黃冠隱。善畫。嘗遇異人授以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謙曰、吾能濟汝。但慎勿多取。將累及於我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乃如戒取以自給。一日貪心忽熾。私念金多如此。何不因以致富。遂恣意取之。不覺迷其返路。爲守庫執之以聞。詞及謙。逮謙將至。曰、得少水以濟吾渴。死不恨。逮者憐之。以瓶水與飲。謙飲畢。乃以一足插瓶中。衆方愕。則全身入矣。逮者知其異。乃懇之曰。安得使吾等坐仙。死謙瓶中曰。汝但持瓶見上。無害也。逮者至上問之。答言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對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瓶碎之。片片皆能應聲。竟不知所在。

長洲葛可久。精於醫。然不肯爲人治疾。偶試之。無不效者。有富人女四支病痿。可久悉命去房中。奩掘地

爲坎。置女於中。有頃。手足能動。再投藥一丸。女自坎中自出矣。

程濟、朝邑人。嘗爲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濟寢食於家。而日治岳池事。建文嗣位。上書言將有兵變。以妖言惑衆律斬。濟請長繫。至反期無驗時就戮。許之。靖難師起。赦之。從魏公徐輝祖出師。戰大捷。諸將立石紀功。濟夜往潛祭之。後文皇過而見之。怒。命擊碑。再擊復曰止。爲我錄碑來。遂按碑行誅。無得免者。而濟名適當所擊。因逃去。不知所終。

于梓人者。武岡州人。多異術。不知所師承。知登州時。有訴傷於虎者。梓人命隸持牒捕虎。隸不肯行。梓人曰、第焚牒山麓。虎當自至。隸如言焚牒。即有一虎搖尾帖耳。見隸若畏懼狀。隸引之入市。觀者如堵。至庭。虎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捨之。虎循故道去。害遂弭。尋爲部民告訐以妖術惑衆。逮治繫獄。數日死。其從者請屍以葬。而梓人已歸湖廣矣。然不肯自晦。日與故舊遊宴。或逆水行舟。或呼雲蔽日。復爲怨家所發。逮治。未至前一日。忽失所在。怨家無以自明。論反坐。

景中丞清、赴舉時。過淳化。寄食於逆旅主人。其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次日行而妖復來。女詰之曰。何故昨夜不至。對曰。避景秀才。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景。景書景清在此四字。令其父歸粘於戶。妖遂絕。

靖難師將起。文皇謂廣孝曰。何日起兵。對曰。俟吾師至。又數日曰、可矣。乃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蔽天者。文皇駭曰。何神也。對曰。卽吾師元武也。及渡江檣折。正無措間。忽見神廟有一竿。就而取之。知爲元武廟。

文皇欣然用之。遂濟。私念成功之後。當建一寺一塔以展報誠。即位後未暇及也。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遂悚然久之。會天禧寺浮圖災。乃即其地鼎建大刹。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寺。

隱者王賓、居委巷。不妄出入。幼與姚廣孝同里。交相善也。廣孝既成佐命功。乃復至吳。三就見之不可。曰、吾無貴人友。遂屏騶從。徒步造門。賓出拒門不使入。但遙語之曰。素不相識。和尚錯耶。既而連擊其扉詬曰。和尚錯了也。和尚錯了也。廣孝慚遂退。

瑞安卓侍郎敬、七歲時。有相者指之曰。此子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不以壽終也。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憑之。比入門。家人驚而譟。乃一虎也。

松陽葉希賢、由賢良舉異等。授監察御史。文皇帝師入金川門。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爲位哭。而希賢實不死。削髮爲僧。走出至蜀。重慶建刹於松柏灘。朝夕以梵聲誦易乾卦。或歌楚辭。或放舟於中流。且歌且哭。人皆莫之測。

常熟黃鉞進士、以給事中家居。永樂初。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

補鍋匠往來川中。爲人補鍋。有欲學補者。即教之補。令負擔從。有後來學者。即遣先學者去。忽夔州市上逢馮翁者。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與入山巖中坐。語學補鍋者。屏不得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人微聞其語云。今一別當永訣。不復能相見矣。馮翁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詩。詩成輒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即鏟去。人紀其一首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

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未幾辭主人去不知所終近有傳其姓名者馮翁名馮滙黃岩人建文時官刑部司務補鍋匠名王之臣襄陽人建文時官欽天監

賓退錄卷二

王艮、胡廣、李貫皆建文二年第.並授修撰.初艮第一.以貌寢.易之以胡靖.靖卽廣也.艮爲第二.貫又次之.文皇師入金川門.解縉、吳溥、與艮、靖比舍居.咸至溥舍相與誓死.縉靖皆慷慨自明.艮獨哭不語.而溥忽笑.三人去.溥子與弼.卽康齋先生也.時尙幼.私語溥曰.胡叔能死.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王叔死耳.語未畢.聞靖隔牆呼僕曰.外間兵亂.可謹視猪.勿使逸.溥顧曰.一猪不捨.況捨命乎.須臾聞艮哭飮酖死.而縉靖皆馳謁馬首矣.李貫者.與王艮、胡靖、皆吉水人.艮死而貫與縉靖皆降附.並見委用.永樂中.出建文朝封事數千通.命解縉等擇有關於農桑禮樂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難事者焚之.旣畢事.文皇笑謂縉曰.卿等當時應皆有之.皆愕然不敢對.貫獨俯伏自陳實無所有.文皇曰.爾實無有.食人之祿.而無一語及於國難可乎.貫乃慚.後坐事累死獄中.臨死自詫曰.吾何以見王敬止於地下.敬止、艮字也.

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而妻妬甚.遂嫁其妾於同邑李氏.生子騏.鐸永樂壬辰狀元.騏戊戌狀元.騏初名馬.及第時.帝以御筆加其字於旁.

崑山蔡敬者.嘗遇異人於京師酒肆.自稱王先生.交相善也.一夕與之步月.見二三人控馬以俟.請異人行.其人曰.吾攜郎君步月至此.諸君乃更備一騎乎.則又控一馬至.戒蔡閉目乘之.但覺耳畔有風雨聲.須臾令開目.乃在一野寺.供張甚盛.敬問此何地.曰.此句容縣某寺也.敬拾一石子置金剛口中以識之.

酒闌。復乘馬如前。歸時漏下方四籌耳。敞後守衢州。道經丹陽。特至句容某寺驗之。則金剛口中石子猶在。

袁著者、不知何許人。偶郊行。爲雨所阻。止宿一空屋中。少頃雨霽月入。見一婦人衣褐髽髻而環。直前逼袁。意甚狎褻。袁素剛正。怒而叱之。羞而去。明日巡其堂。見隅隱僻處有破褐一堆。撥之中得一剪刀。遂碎之。問左右隣。則居主近以宅怪移去。袁告以夜中所見。自是怪遂絕。

解學士縉、呂尚書震、相與談及美味。呂曰、聞駝峯甚美。余未之識也。解戲之曰。僕嘗食之。因極言其味莫之與比。呂心知其爲子虛烏有之詞。他日得一象蹄。因招解曰。昨日有駝峯之賜。宜來共爨。解聞而喜。即來大嚼。嘖嘖稱美而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殺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一時哄然傳笑。

高御史舉、罷居林下。一日棹小舟至城。值郡守登城樓以觀競渡。見高踞坐舟中。怒而逮之。令供狀。遂書一絕云。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畫船。守知爲高。則大慚。延之坐。公拂衣去。

戚編脩瀾、餘姚人。服闋上京。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自江面來。水遠近俱紅。丈夫九人帕首袴鞾。帶劍乘馬。飛馳水面。如履平地。舟人大恐。公曰。無懼。吾知之矣。推篷而出。九人者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公曰、去。吾諭矣。遂皆散。公卽命迴棹抵家。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

浴朝服坐。九人率甲士來迎。屋瓦俱碎。旌旗照耀。鼓樂喧闐。有頃公卒。若呵衛入空。隱隱而去。鄉里人無不見之者。

劉侍讀球、上封事侵王振。振怒而未有以中也。會董編修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忤上下獄。馬順笞璘。使引球爲具草。卽朝班中捽之出。劉不知所坐事。第曰、我死當上訴天帝耳。竟與董死於獄。順縻其屍。順有子、年二十餘。病且起。忽持順髮。拳之蹴之。曰、死老奴。令汝他日得禍過於我。我劉球也。順伏地拜。俄而子死。

有盧氏子爲小校。與一宦官鄰。頗俊利得人意。宦官時召與語。後久不至。訝之。一日來見。則形容憔悴。問其故。曰、負吾公愛。今死矣。固問之。曰、馬順使我殺劉球於獄。比聞劉公忠臣。吾作此逆天事。其能久乎。遂慟哭。未幾果死。

正統戊辰廷試日。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曾爲慶壽寺書詔。探花陳鑑。曾爲神樂觀道童。

于肅愍公巡撫河南山西時。每入京、不齎土物。人問之。答以詩曰。手帕蘇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人間話短長。

土木變聞。中外大震。皇太后使司禮監金英、興安、召廷臣問計。尚書胡濙、侍郎于謙、王戰守。學士陳循是其言。徐有貞倡議南遷。英安叱之曰。敢言遷者斬。令扶珽出。由是江淵等議皆同。謙金英興安復命。而禁

中尙疑懼。皇太后又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祖宗陵寢在茲。宗廟府庫在茲。去將何之乎。太后悟。乃任于謙以戰守。中外始有固志。

成國公朱勇、死於土木之難。其子獨返。母夫人王氏見而責之曰、汝父死於國。汝何忍生還。豈利其爵祿。遂棄而不顧耶。立命自死。以次子儀襲封。

石亨有妾曰桂芳華。妍麗絕世。亨每以誇於人。凡親愛者皆令出見。一日于公謙至其第。亨令芳華出拜。久之不出。亨自督之不肯。乃拔劍驅之。芳華遂走入壁曰、君不聞武三思妾不見狄梁公事乎。妾請自此別矣。

吳康齋初至京師。常以兩手作大圈曰、令太極常在吾目。謔者戲以蘆菔投其中。公亦不顧。

楊昌平俊之爲石亨所構也。臨刑。其所狎妓高三兒者。衣縞而慟呼於市中曰、天乎。姦臣不死而忠臣死乎。爲紀其元於頸。視其家收斂後。卽自經死。

景泰有易儲心。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默然。事雖不卽行。後卒易之。非于謙王文之罪也。

易儲議起。蕭尙書鎡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及景泰不豫。羣臣議復建皇儲。李文達賢私以問鎡。鎡良久曰。旣退不可再坐。此削籍爲民。然蕭遇事多畏葸。不欲居其名耳。非有諱也。然竟以此得罪。

景泰議易儲草詔。大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吏部尙書何文淵適在側。曰、父有天下傳之子。

及天順間、與謀者多斥罷。其子何喬新懼禍。勸其父引決。文淵遂自盡。或曰、二語本非文淵作。乃江淵作。文淵嘗以自誇。請陳閣老思不及此。吾所爲也。遂聞於人而不可掩。致仕之後。天順改元。常自慮有奇禍。會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道經廣昌。有傳泰來按文淵者。文淵懼。卽自經死。非其子勸之也。復辟之日。于謙、王文、既就執。皆嚴刑。治以謀立外藩之罪。文力辨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詞氣慷慨。于笑之曰、石亨欲殺我輩。豈可已耶。何以辨爲。主事沈敬按問無迹。亨遂以謀未定爲辭。斬之。沈敬亦坐知而故縱。減死戍鐵嶺。

徐有貞初名珵。少納交於于少保謙。後以倡議南遷爲于公所呵。嫌隙遂成。故與石亨比而陷之。珵以南遷之議爲景帝所惡。後祭酒缺。內閣以爲請。帝曰、是徐珵耶。而可以爲成均長乎。珵邑邑不得志。謀結歡於陳閣老循。陳教之改名。遂更名有貞。

有貞於天文風角占驗甚精。土木之變。上親征時。有貞指天象以示所親曰、上不歸矣。變聞而有貞名籍甚。召入問計。復以天象爲言。謂紫微垣星俱動。南遷爲急。會于少保廷請斬言遷者。中外皆是之。遂屈。太上皇之在南宮。景帝病甚。亨以迎立謀語許彬。彬曰、必告徐元玉。亨謀之。有貞有貞指天象以爲必成。亨笑其前事。則曰、斷不復爽。太上復辟。遂捕少保下之獄。帝猶豫曰。于謙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斬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遂與王文同磔於市。

景帝時。有貞治河山東。欲築一巳決之口。下木與石。皆若無有方束手一僧居山有道術。或以告有貞。遂

詣而叩之。僧不言。第曰、聖人無欲。有貞思之不得。中夜繞床走。忽悟。曰、僧殆反言神龍有欲也。此下必有龍穴。龍惜其珠。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果一夕徙去。而決口塞。陳公鎰、俞公士悅、同爲諸生時。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贊禮。黎明而至。有丐者私相語。適城隍傳呼迎丞相。大是異事。二公陰自負。後果皆以勳名終。

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衞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爲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絕對。

岳子方正、性不能容人。或謂之曰、君不聞宰相肚中好撐船乎。答曰、順撐來便可容。倒撐來橫撐來如何容得。

韓襄毅雍之征兩廣蠻也。抵大藤峽。有里老及儒生數百人。夾道持香、跪而告曰。苦賊久矣。今幸遇天兵。請以身爲三軍先。韓忽大怒。顧左右叱而縛之。令曰、此皆賊耳。盡斬之。左右皆疑。遂命褫其衣。則各懷利刃於內。果賊間也。莫不驚以爲神。

欒林陶魯者、爲廣東新會丞。韓襄毅撿隸麾下。襄毅威嚴。長吏白事者。莫敢仰視。魯疏傲若不經意。退則昏睡不事事。韓榜笞之。亦不言也。一日、韓方食。心念峒賊據險。不覺置箸。魯適在左右。竊言曰、辦一賊耳。乃爾許作態。韓聞而怒。榜之。魯曰、若使我往。甚易易耳。韓愈怒。曰、若知睡知食。何妄言若此。答曰、不見付以大事。不睡不食何爲哉。韓奇之。乃改容曰、若能往。須兵幾何。答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答曰、魯猶以爲

多也然兵貴精不擇不可用也韓曰任汝選之魯標一竿于軍而揭其上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蓋十五萬而得三百人魯自將操演椎牛酒犒之與同甘苦遂率以登皆飛越嶮阻如履平地賊遂破魯後爲湖廣左布政兼撫治兩廣人稱爲三廣公

王威寧廷試日甫就稿忽有旋風起于腋下騰公卷於雲霄中同試者皆仰視之彌久彌高至於不見而後已中官以聞詔許別謄以進及秋而朝鮮貢使至以其卷來云其王方視朝旋風捲一物下則進士卷也帝大喜

汪直用事威寧伯王越與之往來然非陳鉞比也而惡之者稱爲二鉞有小中官阿丑者戲於上前爲直狀操兩鉞而舞旁人問之曰吾將兵但仗此兩鉞耳問爲何鉞曰王越陳鉞也上欣然笑

曹欽之作亂也執李文達賢頻擬以刃而釋之又索王尚書翱王窘迫無措一主事失其名甚長大而有力遂負之而奔得免後王甚德之累擢之於要津時呼爲馱官八

曹石既敗帝一日召內閣議事偶及其功頗致愛惜之意李文達曰小人以君徼倖事若不效石亨徐有貞之肉豈可食耶帝默然

成化己丑會試論語題老者安之三句一舉子破云在人有其等聖人等其等有同考批云若還如此等着他等一等相傳爲笑

陳白沙訪莊定山於江浦辭去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求附舟許之遂同泛數十里士固特來逞其

滑稽以困二老者也是日大肆鄙談極猥褻之事定山怒不能忍至於頓足肆罵而士大笑健談不止既去定山恨猶未已而白沙則若無所聞亦不置一語長短定山大服其量

京師有寡婦者少艾而弓僅三寸諸富貴家交薦引以教刺繡見男子輒堅避寢必手自鑰戶人益重之有輕薄子極慕之乃延至家與其妻同寢而陰戒其妻俟寡婦寢急起而啓戶妻如所戒輕薄子直入犯之則男子也驚而送官訊鞫得實姓桑名狮自幼卽縛足而爲是圖所姦淫者不知凡幾矣獄具處以極刑

宏治中章奏有極異事二浙江紹雲縣屏風山有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約有萬計首尾相啣從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鵝卵小者如雞豆實然二處亦無他異河南馬中錫與一友同學書法相似而馬善於文友善於策同應鄉舉臨場日誤持友卷友亦誤持馬卷也試畢馬自歎後場不繼比揭曉竟得第一蓋前場是已所作而後場五策乃其友所爲矣

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者有子好武而甚黠遇一道士談及武事其子盛自誇翊道士曰此一夫勇吾有技爲君試之乃向空嘖嘖呼一刀使斫大樹仆之地隨有數十刀削之如札又與其子同過娼家之門道士詈其淫賤叱雷火焚之娼家祈拜乃呼火止其子引以見父曰此正人而術甚神不可輕也道士因說其父以黃白之術翊貪而館之翊頗有姬妾道士既久于其家乃悉通之其有不肯者以符呪鈎致之翊聞而憤告之守備逮道士以至噴以猪狗之血乃不得退送京師伏誅翊亦坐結妖八削爵

賓退錄卷三

劉健、謝遷、以劾八豎去而李西涯東陽獨留。有俟其出而投以尺素者。公歸啓之。乃一絕句。其詞曰、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徧子規啼。諷意深遠。西涯不覺讀之而嘆。

韓吏部文之倡議劾八豎。李獻吉夢陽實激之。且爲具草。瑾恚甚。以事下獻吉於獄。必殺之。其友有入獄視者。曰、君非康對山不生。必書致之。李不肯。曰、吾與康素不相下。今急而求之耶。其友曰、平生人言李獻吉豪。不謂其爲匹夫諒也。迫之。李乃書一紙。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友持以謁康。康曰、是誠在我。乃見瑾。瑾闕者拒之。康呼曰、我狀元康海也。瑾聞而急出。喜甚。持康而笑曰、狀元乃肯過我。遂命設席。瑾曰、吾聞當世才無過君者。眞爲我關中生色。康曰、海何足言才。人有言曰、關中大才三。其一王三原公之盛德。其一卽公之勳業。其一則海友李獻吉之詩文也。瑾曰、豈夢陽耶。其人當死。康曰、然。但惜關中三才之不全也。瑾旣喜於公言。乃曰、當爲君出之。遂釋獻吉。

陽明之母鄭夫人當娠。祖母岑夫人夢神人衣袞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岑驚寤。聞啼聲。則陽明已生矣。祖天敍因名之曰雲。五歲尙不能言。一日從羣兒戲於門外。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柰何以名泄天機耶。遂更名守仁。卽日能言。

陽明疏救給事中戴銑忤劉瑾意。謫貴州驛丞。未行。寓杭州勝果寺。夢人持二緘至。啓之。一書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後書伍員一晝水上覆一舟。後題屈平。詰朝有二校至。曰、有旨賜死。縛至江邊投之。入水即得物負之。凡七日。偶達于岸。則已至閩界矣。奔寺求宿。僧不納。乞食於野人。趨一古廟。枕苫臥。夜半四傍虎吼。公不爲動。詰朝。寺僧有過廟者。見公酣寢異之。即邀至寺。問其故。贈之資以歸。乃由間道返錢塘。始赴龍場驛。

王陽明嘗與其徒同遊一寺。見一室封閉甚密。欲開視。寺僧不可。曰、此中有入定僧五十年矣。王疑其有姦。而托詞以拒也。怒而開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從者皆曰、其形何酷似先生也。王笑曰、此豈吾之前身乎。舉首見壁間有一詩。云五十年來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王悵然久之。爲建一塔瘞之而去。

漢張留侯謚文成。國初劉誠意謚文成。後王新建亦謚文成。

竇鎧之反也。命張永討之。武廟戎服送之東華門。賜金瓜鋼斧。奉勅乘馬。由馳道以行。劉瑾甚忌之。永既撫定餘黨。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欲緩其期。而永先期而至。上宴之于豹房。值瑾出。永乃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爲。曰、欲爲天子。上曰、天子任爲之。永曰、天下豈有兩天子耶。上乃曰、瑾負我。命牌子頭召瑾。永等勸上親行。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牌子頭先入。瑾問曰、上何在。曰、在豹房。瑾被衣起。曰、事可疑矣。既見上。執縶榮廠。然上初無殺瑾意。明日將謫居鳳陽。而籍瑾家。乃得弓弩衣甲玉璽玉帶諸物。又瑾在上側所常持扇、中有二利匕首。上始大怒。曰、奴果反矣。遂磔於市。

焦泌陽芳、既致仕有大盜趙鑾者、攻破泌陽、火其居、發其所藏窖金、求芳父子不得、乃取芳衣冠被於庭樹、拔劍斫之曰、吾爲天子誅此賊、後趙鑾自六安敗走被獲、臨刑嘆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死有餘恨矣、

撫州知府劉介陞太常少卿、雖以閹瑾之鄉人故、而張綵實有力焉、劉感之甚深、劉新得妾美、張綵盛服往賀、曰、何以報我、劉倉卒對曰、一身之外皆可奉綵笑曰、吾所欲者新嫂也、敢謝諾、遂令舁夫強輿以歸、瑾從子二漢、有術士俞日明者、言其大貴、遂萌異志、臨死嘆曰、吾死固當、第吾家所爲事、皆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吾同死、而芳獨得脫、豈非寃哉、

籍沒劉瑾時、世傳其貨財之籍、金元寶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元寶五百八十萬錠、又乙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鈒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襲、穿宮牌五、金牌三、牙牌二、櫃袞龍袍四、金龍盔甲三千、玉柄一、玉璽二、竊疑其財未必至如是之多、或好事者之言也、

胡端敏世寧、按察福建、宸濠反謀將成、胡上疏論攻治二策、且言早以禮法裁制、爲錢寧等所惡、下之獄、濠反乃免、胡通曉兵法、陽明極重之、嘗語人曰、永清才自不可一世、但恨不講學耳、胡聞之笑曰、吾正恨陽明多此一講學耳、

胡端敏之子繼讀書不甚了了、端敏以爲癡、調兵至江西、值閩有事、兵官見繼、繼初不肯、曰、當見吾父、余

不習兵官事急輩得繼言以委罪跪而請繼乃指示大勢皆中機要三日、端敏歸訝非汝輩之所能曉具實以告乃嘆曰、吾有子而不自知乎哉繼後早死其母不哭曰、是子在當作賊滅吾胡氏者也

喬白巖冢宰之爲大司馬時其門下士梁廷用者遇一方士能運乩賦詩限韻擊鉢捷如風雨廷用因請爲喬公賦之乩先寫曰吾回道人汝爲白巖乞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廷用請用一東限十六韻其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荒風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挂晴雪玉梅懸谷搖春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眞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胸襟礧砢誰磨礲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邂逅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韻貽此公天然意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蒼溟東喬公得之大喜或曰、方士姓王敏於詩與廷用謬爲此以欺喬公耳然詩自奇麗可愛

江彬之扈從南征也統領邊軍數萬恃恩陵轢潛謀不軌喬白巖宇時爲大司馬獨任留守之責鎭靜持重彬心憚而不敢逞一日晚彬索各城鎖鑰公曰、守備所以謹非常鎖鑰誰敢索亦誰敢與雖天子詔柰何事竟寢公亦恐有他變選隸卒驍果者數十人常以自隨彬會公於演武場欲以勇悍懾公問曰、南京有能武藝者可與邊軍角否公曰、固有之然召之誠爲多事吾從人有稍能之者可試也于是有輿卒出

小而黑人呼爲鬼李叩頭請曰小人輿夫也願與邊軍中之精跌打者角力以博諸大人笑公笑謂彬曰較藝則死傷當勿論彬許諾部下四人大而長易視鬼李纔交卽仆彬又出勇者繼之鬼李連勝十餘人最後彬有心腹劉鑑廖清沙者軍中稱有重手法爲鬼李捽而去數十丈跌幾死彬由是奪氣遂戢不敢動

唐籍元載胡椒八百石國朝籍錢寧胡椒至三千石江彬始因錢寧得進一日上自搏虎虎將逼寧退縮不肯前彬趨進助撲乃解上戲曰吾自能辦何用汝來然自是喜彬而嚮寧寵遂相軋

錢寧少給事中貴錢能家爲奴冒爲養子能鎭滇時攜寧以往有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異寧相厚以金帛結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寧愧謝曰奴耳君侯何言之過洪曰不然若不知衞將軍事乎寧後因馬永成見上於豹房爲握槊走馬手搏諸戲上大悅之賜國姓遂權傾中外寧書刺至自稱皇庶子

四面觀音者錦衣指揮廖鵬妾也鵬得罪於中貴有旨封其宅限五日內逐之南京居住鵬正無措而其妾曰無憂也吾能解之乃盛飾至錢寧家賂其閽而止於門之旁寧入則迎而拜寧驚而問之答曰妾廖鵬之貳也寧耳其名久則大喜因與偕至密室款洽之次遽以情懇寧曰易耳留之五日及歸則已治事如初矣

錢寧燕客雞鴨卵有如盤大者每自詭云海鵬鳥卵也竟不知以何術致之

劉養正者少有詞藻能談性理自幼與陽明交陽明重之曰此吾道學友也後赴寧王宸濠聘許以湯武

濠大喜陽明在南贛養正稱之故極相慕重錦遣不絕陽明心知之而欲藉養正以爲間也亦遣其門人冀元亨往報以探其所爲濠與養正謂陽明厚己而不虞義兵之遽起故敗養正既擒陽明令其自殺後陽明自南昌還葬養正母祭之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於其母

冀元亨武陵人從陽明學陽明在贛延元亨教子寧濠納交于陽明且問學因使元亨往探之濠反謀已成以語挑元亨伴不喻而但與之講學宸濠目爲癡遣還濠既擒許泰等忿不由已誣陽明與通詰濠濠云無有泰詰不已濠云獨遣元亨來講學因大喜榜笞元亨俾誣陽明元亨死不承械至京繫詔獄會世宗卽位言者白其冤得昭雪出獄五日而卒

錦衣衞鎌寧之後陸炳之前惟王佐稍有聲譽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貴戚驕盛上頗衒之已而建昌侯以罪繫劉東山者素挾詐持人長短與其儕偽爲疏草恫喝鶴齡且得萬金矣而不肯止鶴齡不勝其忿拒之乃誣鶴齡兄弟毒魘咒咀相爲巫蠱以急變聞上果大怒下鶴齡等詔獄置對鶴齡死獄中佐謬厚東山以情探之悉得其狀乃以誣罔論法反坐奏可佐以三木囊東山等闕門外數日皆死中外稱之

錦衣都指揮使王佐陸炳之父執也甚器炳教以刀筆炳甚德之佐卒而炳理錦衣衞篆勢張甚佐有子不肖好博而售其產炳盡得之矣猶餘一墅最雄麗炳復欲得之陷以事捕佐子及家奴治其罪佐之妾卽子之母也亦在捕中既入對乃道其子之罪甚詳其子呼母何故如此母叱之指炳坐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亦非一事矣今汝至此天道也何以辨爲炳面赤發汗事遂得寢

鄒立齋智、年十六發解、迎宴日、閭巷觀者嘖嘖嘆賞、公馬上占一絕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羅念菴洪先大魁天下時、才弱冠、其外舅喜甚、趨而言曰、喜吾甥乃幹此大事、公項發赤、對曰、大丈夫不知有多少事、此三年一人耳、奚足當大事耶、二公之言絕相似、羅念菴先生善騎射、工書法、旁及繪事、嘗作一古松贈家嚴、自地直起、蒼蒼無一點塵埃氣、今寶藏焉、先生雖從陽明講良知之學、既而厭後生之決裂、未嘗不窮理而有所獨詣、故作吾涇水西熙光樓記云、詩有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熙之言緝何也、人心之明、不能無間斷、必緝續而後底於光明、是光明者、由學以得之、又云、不辨于義外之襲取而昧良知者、不可以語熙、不嚴于倏忽之失得而談良知者、不可以語緝、不原夫光明之所以斷續而過信良知者、不可以語收攝斂聚、又云、初泉劉大夫、學良知而有得也、作牧寧國、即水西之旁、別爲書院、延王先生高第弟子緒山錢君龍溪王君主其事、且結斯樓、署以熙光、使遊息而登覽者、得以新乎其耳目、庶幾升之於高明也、竊觀大夫之意、將以緝熙啓其端、不徒良知良能云爾矣、又云、蓋昔之支離于格物也、王先生不忍其迷昏、直指所固有以爲之說、然而玩弛于泛應者、近亦多矣、使先生而在、有不易其說而矯其非乎、觀羅先生之文如此、可以知其學矣、初泉劉大夫名起宗、吾郡之賢守也、

徐氏昆弟析產、伯取馬、仲取牛、季早死、惟婦與幼子二人、乃以一老僕名阿寄者與之、佯好謂之曰、弟婦年少、當得老人作伴、牛馬無所用也、婦泣且詈謂此老僕何益、阿寄慨然曰、主母豈謂我不及一牛馬耶

乃晝策請爲主營生。婦典得十二金與之。寄入山販漆。期年而獲息數倍。比十年累產巨萬。爲婦嫁三女。婚二子。又延師教二子。輸粟爲太學生。且死。出二籍。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二郎君。且謂徐婦老僕牛馬之報。力已盡矣。蓋死之日篋無一金云。

崔某者、狎一娼。召與其妻同居。而娼陵其妻甚。崔有子鑑、年十三。自學舍歸。見其母方伏地泣。鑑怒。挾刃而刺娼。中脇立死。乃匿刃亡走。去數里。忽念曰。必累我母。急歸。父果訴于官。將以其母抵罪。鑑乃自首實。官見其幼不肯信。鑑出刃示之。乃釋母繫。鑑事聞。刑部議鑑意在救母。且年少。遂貸其罪。

楊少師一清夫人臨卒時。人問何言。答曰、吾何所言。但我至今猶處子耳。

崔樞者、客汴。與一海賈同居。其人疾篤。謂樞曰、死以累君。崔許之。復曰、吾有一珠。藏之於身。蹈水赴火。可以無害。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而告之曰。吾匹夫。豈敢藏寶。當納君之棺。賈死。崔爲之殯。遂納其珠於柩中。明年。崔遊亳。賈婦自南來尋夫。且勘珠所在。陳于公府。逆旅主人以崔同居告。來亳追捕。崔曰、固也。柩不盜發。珠必無他。遂至汴。發其棺而珠在焉。汴帥奇其節。聘爲幕。又一年登第成進士。

賓退錄卷四

大禮議起。如水火然。其奮不顧身而忠於國者。楊文忠等是也。其奮不顧身而結于帝者。張永嘉等是也。死者死。黜者黜。杖者杖。此文忠等之不顧其身也。其所邀者名也。士大夫切齒至欲如馬順撲殺之。此永嘉等之不顧其身也。其所邀者利也。而於禮則皆未之能善也。

大禮議起。有胡鐸者。其意與張桂合。張議將上邀之同署。鐸辭曰、考獻王、禮也。然考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有祧。以藩封追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下乎。則獻王叔也。將位武宗上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躋僖公矣。恐他日啓夏父之徒也。遂不署。後乃事事如其語。

大禮議起。豐學士熙以予杖卒戍所。後其子坊、請稱興獻爲宗。以配明堂。坊有詞藻。博古多識。然有愧於楊升菴矣。

大禮議起。惟方少保獻夫、稍能持平。其言曰、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其不得稱宗者。以未嘗在位也。然興獻後竟祔太廟。號睿宗。躋武宗上。

大禮議起。張桂驟貴。于是何淵請立世室於太廟東。豐坊請稱宗以配明堂。興獻既祔廟矣。于是江汝璧請遷皇考廟於穆廟首。以當將來世室。與成祖廟並峙。郭希顏又欲於太祖廟文世室外立四親廟。而祧

孝宗武宗議雖不用其心誠何心也

張永嘉緣上意請改易孔廟祀典徐華亭甚言其不可永嘉盛氣召公而詰之辨論往復永嘉少絀乃徐謂公曰爾謂塑像是古禮否公對曰塑像甚非禮然不自我塑也既塑而事之又可廢乎永嘉曰程子有云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毫髮而似吾親又孰忍毀之永嘉怒甚曰若叛我公曰叛生于附吾未嘗附公何言叛時同官皆爲之股栗公意氣自若

帝既定明倫大典愈銳意於禮文欲殫制作之事意謂天地不當合祭以語張相而張不敢定僉議合祭定自太祖恐不可易帝又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夏貴溪以躬耕南郊親蠶北郊之說進與帝意合乃詔夏議夏因据周禮圜邱方澤之文以分祭爲是帝大悅而霍公韜斥周禮僞書不足信帝怒而意愈向夏于是南北郊遂分而議禮諸貴人皆絀于夏矣帝又以禘祫詢羣臣夏貴溪撰禘義一篇獻之意謂祭義國語所云惟三代可行漢以下譜牒難攷宜爲虛位以祀廖道南謂本朝爲顓頊裔請禘顓頊諸臣僉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當禘德祖帝竟從貴溪設虛位以禘皇初祖

豐坊上疏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建明堂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唐侍郎胄抗疏言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周公制禮而文王適其父故云然耳然其禮爲成王而制於周公爲嚴父於成王爲嚴祖未聞致政之後成王罷文王之祀而祀武王朱子亦云只以有功之祖配後來皆爲嚴父二字所惑耳請明堂以太宗配帝怒下胄詔獄于是嚴分宜會議遂奉獻皇帝配廟號睿

骷髏皮肉皆盡惟唇舌鮮潤僧持以歸以匣貯之置於佛龕之前夜半經聲如故遠近施舍以巨億計後爲一番僧竊之而去

脩甘州城破土忽見有一小棺已而愈劇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啓視則中有一老人鬚鬢儼然紗帽紅袍衆喧然遂止爲文以祭掩而瘞之或曰邊城多有之是妖狐所化或曰築城時所造有所厭勝也

有僉事董某以人氈陸餽嚴世蕃織紫絨罽爲局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衫各十五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女子出局

分宜讀書於鈐山之東聲譽翕然天下想望其丰采一旦枋國折足貽譏有爲欽鴉行以刺之者語甚古而麗其詞曰飛來五色鳥自名爲鳳凰千秋不一見見者國祚昌饗以鐘鼓坐明堂明堂饒梧竹三日不鳴意何長晨不見鳳凰鳳凰乃在東門之陰啄腐鼠啾啾唧唧不得哺夕不見鳳凰鳳凰乃在西門之陰媚蒼鷹願爾攫肉分遺腥梧桐長苦寒竹實長苦饑衆鳥驚相顧不知鳳凰是欽鴉

侍郎談相之請假歸也漏分宜父子納賄事世蕃聞之怒假滿至吳門舟人供一小神像于舟尾時呼談侍郎而與語問之休咎則不答談憂之抵淮跌傷左臂乃上聞請移假上怒談馳入京逮付刑部然未足深罪也刑部探之分宜世蕃答曰上怒甚必置之死乃坐以棄毀制書律斬

歐陽必進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與嚴分宜爲密戚會吏部尚書缺當推補嚴欲歐陽得之而中外皆知必進爲上所惡推必忤旨然終不敢抗嚴遂推必進居首上果大怒擲之於地分宜乃密啓謂必進爲臣兒

女親爲人長者臣老矣特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遂用之分宜乃敢與天子爭強其他可知也

楊御史爵劉員外魁周給事怡後先以言事同繫且五年矣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乩上感其言出三人未幾熊尚書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復追繫之二十六年十一月高元殿災上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爲忠臣者遂詔出之

世宗崇信乩仙建承天閣以奉之熊尚書浹疏言乩仙之妄上大怒命錦衣衞押發原籍爲民公酷暑坐牛車暴日中幾死而周怡等坐是復繫熊公之言固正然乩仙往往能庇正人黜姦僞亦異事也藍道行者以扶鸞得幸一日上問天下何以不治乩仙答言相嵩所致帝問嵩果姦上仙何不誅之乩答曰留待皇帝自殛上由是心動會鄒應龍等疏劾卽放嵩還

嚴世蕃之籍有金絲帳蠻金絲爲之舒卷無異紬絹又有金溺器等物執政者以爲不可聞令銷之以金數報

張肖甫初令滑時緹帥橫甚豪猾有託以行而莫辨眞僞者肖甫宴坐有二人突至門一弁而戎裝一髯而腰刀門者拒之叱曰我官校也直入徑逼公曰命捕若邑耿姓豪令亦有連左右皆辟易遂挾公出刀擬之公徐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曰吾貧令安得萬金曰某庫有金公曰金有邑賦長名氏若不憂事敗乎引其項曰刀何不下髯者曰刀何必下吾但欲金公曰庫金斷不可得吾邑中多富人或可貸數千耳遂呼一小吏前公口授之命書某貸某貸曰緹帥責金急人可貸二百金時丞簿等皆徬徨儀門外既

得公所貸主名。皆驍武徒。知其爲劫賊矣。于是亟以二十人。人奉二十金以前。而皆袖鐵椎。去數武。謂公曰。止有此金。髯者方屬目公躍而就之。髯者驚。二十人大呼擊賊。髯自剄死。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名高張。又有三四輕騎俟於城外。皆以計擒之。磔於市。

馬恭敏森之父俊。晚而得子。一日其家人抱出門外。不愼墮於石而死。俊聞而自往。紿其妻曰。吾自抱之。是吾之過也。家人得免罪。踰年而生恭敏。嘉靖十四年成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書。初恭敏爲考官。夏貴溪之壻出其房。勸公見貴溪。公不應。嚴分宜聞而悅焉。遣人致意。公亦不之應也。由是爲徐華亭所重。

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妻亡不娶。與其婢荷花兒同居。一日盜入其室。殺世臣而捕盜者至。見室無他人。惟其僕王奎與荷花兒在。遂謂二人以姦弒主。獄既成矣。潘郎中志伊。在刑部。頗疑之。久不決。翁侍郎大立。趨決之。志伊不肯。乃更委他郎中讞之。竟處極刑。後數年而眞盜獲。可謂冤哉。蕭御史彥嘗語余云。

蔚鍾以河南按察僉事歸。頗富於財。一日出。有少年拜於馬前。自云故河南部人。避官事。願得爲奴。鍾見其語言款洽。許之。少年能騎射。知書數。善體主人意。因嬖之。而委寄之任。與諸幹等。歲秋。與僧之莊所從。皆出收穀。責息。至暮而歸。則鍾已橫屍地上。失其首。而少年及廄中良馬。不知所往矣。鳴於官。竟不得主名。

黃綰者。官南京禮侍。爲言官所劾。乃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法司覆勘。天下傳以爲笑。古人事固多有不可學者。而且欲冒爲岳武穆。有是理哉。

而高佐之故出此題顯爲勸進蓋浮慕中行用賢之名而作此無稽之語豈能逃公論哉善夫予師許先生之言曰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之專恣乃在下僚昔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小人今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君子也

庚子之秋余市得一畫于賣餳者擔上展而視之則此書數十頁散置其中既零亂霉爛不可收拾乃別書之于册其灼然可知者補之不可知者删之始自明初迄於江陵之及禍而止蓋十之六七存焉公故師許文穆而成隆慶辛未進士出張江陵門下初釋褐仙居令後歷部郎至廣東副使丁外艱歸以太夫人年高遂不復起而公猶未及艾也夫以公之至性過人其於江陵之奪情宜其有不滿焉而公敍其事若微有慨于吳中行之過焉者豈天理人情固當有兼盡之者乎書中多述奇事異聞意蓋以稗官言自處而不欲以野史名也然而若靖難若奪門若議禮雖多敍而不斷其意遠矣嘉慶四年正月十七日姪裔孫紹祖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近峯記略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